供養父母

關　平

HK人與事

閱讀網上文章，發覺原來新一代的香港居民對供養父母的使費意見分歧，兄弟姊妹之間時常發生爭拗。

例如有八十後初開始工作，月薪萬餘元，對月付四千元家用感到吃力，向兄長建議誰賺錢多誰多付，引起爭執。日前也有港女在網上發文，說陪父母去台灣旅行，本來兩個姊姊答應負責父母的機票及住宿費，卻後來反口，要求三姊妹均分，她認爲不公平，姊妹間鬧得很不愉快。

我的一代之間較少聽到爲了供養父母、負擔家用這類問題爭拗，沒有明文規定，但大家心中有數。一般朋友在正式就業後都自動奉上自己一部分收入，仍然留在家中與父母同住便算是家用或伙食費。付出家用的金額，大概是以足夠負擔個人生活那份費用，包括住宿和食用多一點作爲基數，然後按自己的收入往上調。

如果遷到外面居住或已另組家庭呢，付給父母的一份大家諢稱孝順費，因爲是純粹貢獻，沒有個人生活費用考慮，主要是看自己的收入和開支。只得兩小口子手頭豐裕的多給一點，如果開始供樓的要每月分期付款，生了子女的要花錢購買奶粉和紙尿片、僱用家務助理，孩子稍長要進幼稚園和參加興趣班，多了各種形形色色的額外負擔，孝順費便自然下調。

一般來說，女性更爲顧家，我認識的女性朋友中，有好幾個在工作初期，把賺到的收入全數交給母親，然後向母親拿零用錢，而非自行分配。要到結交了男朋友，打算結婚，決定一同儲蓄，好支付婚禮的費用及組織新家庭的開支後，才停止把收入全數上繳，改爲付出部分作家用。到婚後新家庭有更多開支，孝順費再減。

等到上一代正式退休後，家用和孝順費再調整。如果父母退休後環境充裕，有能力自己負擔生活開支，家用和孝順費只是意思意思，那就按個人能力奉獻，豐儉由人。父母退休後沒有儲蓄沒有收入呢，那就兄弟姊妹間商議，按經濟能力分擔。香港的上一代大多數人對生活的要求不高，尤其是不少人或居住公共房屋，租金特別低廉，或居住的私人樓宇在退休前供滿。解決了居住問題後，香港的生活開支還算便宜，兩老每月有一萬元便生活得蠻不錯。最大的開支是醫療費用，只好依賴公營醫療系統了。至於出外旅行的費用，應該是看父母的經濟能力，也看子女能否負擔。如網上發生爭拗的兩老遊台灣，其實費用不多，二人分擔或是三人均分都差別不太大，每人幾百塊一千港元不到，犯不着爲此破壞了姊妹間的良好關係。

我們的上一代未改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在供養問題上，不少人對女兒的要求多些，對兒子會稍寬鬆點。如果累積了一些財富，最簡單莫如購置的房產升值，日後如何分配給下一代可能會引起糾紛。貢獻多的是女兒，但觀念上會偏幫兒子，總希望留些財富給下一代男性，老人家辭世後，子女間反而會起爭執，傷了兄弟姊妹間的感情。

如今網上新聞中，因爲照顧父母起爭執的是新一代，引起爭拗的父母恐怕是我的同代了。與其爲了區區的一兩千塊旅行開支，或者每月幾千元家用令下一代不和，不如大方一點，兩老宣布依靠自己，自食其力，不拿子女奉獻的家用，當然也不強留下一代同住。要去旅行，不妨按個人能力，自己負擔食宿機票，反而玩得輕鬆。大家都保持獨立個體身份，自己照顧自己，豈不更佳？間中有空時大家見見面吃頓飯，輕輕鬆鬆更加開心。

多年後的歷史課本

言止善

如是我見

讀如今的歷史教科書，書中的人物多半爲在文治武功方面有頭有臉的「豪傑」，像中國的秦皇漢武，外國的凱撒、拿破侖。誠然，如陳勝、吳廣之類，也可以進入課本，但他們雖揭竿而起卻根本沒有成功，若成功了，充其量只會落得個洪秀全、楊秀清一樣的下場。

多年後，你我都不在的時候，那時的歷史課本會記載什麼人物呢，會講奧巴馬總統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故事麼？恐怕不會。但比爾·蓋茨這個人是一定要讓孩子們知道的。這個了不起的美國人在二十世紀開始搞發明，成爲互聯網的開拓者；接着經商，發了大財；後半生主要投身慈善，他的慈善注意將科學進步和環境保護一併考慮，他是一個身體力行着眼解決全球問題的人。在中國，有個叫馬雲的人，他努力推動用互聯網來改變中國人的生活。按老套的歷史觀分類，上述兩個人無非是成功的商人，但在未來歷史學家眼裡，他們的影響比拿破侖要大。

那時的課本一定會介紹世界貿易組織，雖然這個組織歷史很短。該組織負責管理世界經濟和貿易秩序，其基本原則是通過實施市場開放、非歧視和公平貿易等原則，來實現世界貿易自由化的目標。一九九六年，世貿組織取代關稅及貿易總協定成爲具有法人地位的國際組織，它在調解成員爭端方面具有更高的權威性。二〇〇一年十二月，中國正式加入該組織，這標誌着中國的產業對外開放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從此，中國以自身的優勢和發達國家的資金、技術、先進的管理相結合，使經濟獲得了迅速發展。

那時的課本也會介紹奧運會的改革。二〇一四年，基於降低奧運會花費，讓更多的中小國家有能力承辦奧運會，國際奧委會提出一系列改革的決定，諸如一屆奧運會的主辦城市可以由一個變爲多個，也允許跨國聯辦奧運會，這樣便可降低奧運會主辦國家的經濟壓力；至於奧運會可由申辦制變爲邀請制，只要國際奧委會評估認爲，某個國家有能力承辦奧運會，即可邀請這個國家承辦，這樣做，既可以減輕中小國家在申辦奧運會上的花費，也可避免中小國家在與大國競爭奧運會舉辦權時，陷入幾乎沒有勝出機會的尷尬處境。奧運會經過多次改革，越辦越好。

那時的課本如此介紹台灣：遠古時代，台灣與大陸相連，後來因地殼運動，相連接的部分沉入海中，形成海峽，出現台灣島。台灣早期住民中，大部分是從中國大陸直接或間接移居而來的。台灣自古爲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中國漢晉南北朝時稱之爲夷洲，南宋時澎湖已屬福建省，元明設巡檢司，明末鄭成功驅逐侵略者，收復台灣，清初置台灣府，屬福建省，一八八五年（清光緒十一年），台灣建省。一八九五年台灣被日本侵佔，一九四五年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後台灣歸還中國。一九四九年起，由於政治原因，台灣和中國大陸被分治。在兩岸同胞和全球華人的共同努力下，兩岸實行了和平統一。

時間的模樣

李　夢

黛西札記

那天在Facebook閒逛，見到香港舞蹈團頁面上幾張相片，其中一張是舞團藝術總監楊雲濤與一個白襯衫天藍色短褲的小男孩站在一起。再仔細看，不對，那小男孩分明是三十年前的他本人。同在相冊裡的，還有舞團首席舞者陳俊和少時陳俊一道練功，以及編舞伍宇烈將胳膊搭在二十年前的伍宇烈肩上，一副很親密的樣子。

這些海報屬於舞團新作《少年遊》，下月初在葵青劇院演出。單憑那幾張相片，已足夠激起我入場的興致，可惜離得遠。忍不住傳電郵問楊雲濤，這麼有趣的概念從哪裡來，他回我：舞蹈是一件很孤獨的事，尤其在香港這商業社會，其中滋味只能自己慢慢品。孤獨沒錯，孤單卻不會，至少還有三十年前自信滿滿的白衣少年在身旁。這麼多年過去，時間一輪一輪地走，好像什麼都變了，又好像什麼都沒變。多正常，又多奇異。

這學期有門課，名叫「藝術史中的時間」，案例分析時，或許可以用上《少年遊》的海報。將不同時空中的人或物拼貼或疊合在一起，除了《哈利·波特》裡的赫敏（學霸因爲那隻可以逆轉時間的懷表，修多了好幾門課），怕只有藝術家才做得到。時間之於我，不過是某種無始無終的載體，持續且有規律地推進，無法左右，只得跟隨。而在某些又天真又瘋狂又充滿熱忱的藝術家那裡，時間可以是咔嚓聲，可以軟塌塌的（譬如達利畫作《記憶的永恆》中那些流動的近乎液態的鐘表），也可以是碎片般裝在一個水罐子裡，長度大小光亮各異。

通常我們談論時間，總喜歡用「時分秒」之類的計數工具。你問我「一分鐘有多長」，我可能會答「就是六十秒啊」，若你再追問「那六十秒有多長呢」，我說不準就得露怯了。是啊，拋開表，拋開教堂鐘聲和其他一切人類發明的計時報時的工具，時間究竟是什麼樣子？

在藝術家，尤其是崇尚現代和後現代的藝術家那裡，時間的彈性和可塑性（plasticity）幾乎被張揚到極致。它可以綿延，譬如提香作品《瑪息阿受難圖》（Flaying of Marsyas）中，倒立的瑪息阿胸前流了千百年的那一滴血；也可以短促生硬，像卓別林在電影《摩登時代》中呈現的那樣，被壓縮在近乎癲狂的擰螺絲的單調動作中。當你一心要學詩經《邶風·靜女》中那個傻小子，又撓頭又顧盼不安地在城牆邊等自己心愛的姑娘，你恐怕不得不忍受度日如年的辛苦；若你碰巧是《圍城》中的蘇文紈，在一個夏夜，與暗戀着的那位方先生同在長欖在月下坐着，想來彼處的時間之於蘇小姐，真可用「轉瞬即逝」來形容了。早在一八六三年，法國詩人波德萊爾就說過一句有名的話：**「現代性是短促的，是飛逝的，是視乎情形而定的」**。這個句子，或許也可以用來爲現代性語境中的「時間」背書。「視情形而定」是曖昧的，它幾乎不可以用來正經八百地解釋任何事，又幾乎可以用來當作一切逃避和混沌不明的藉口。

很大程度上，時間的長短或明暗免不了受到當事者心境甚至時代情緒的左右，而前文中提及的「碎片般」的時間，那些被剪碎了放在海德格爾式水罐中的記憶斷片也好靈光乍現也罷，若有緣重逢，靠的便是一副聰慧和一雙巧手了。《少年遊》海報中舊時「我」與當下「我」的親密對話，張曉剛大約二十年前創作的一幅《血緣：母子》中年輕母親與成年兒子若即若離的並肩而坐，以及陳丹青將法國寫實主義畫家米勒的名畫《拾穗者》與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紐約裸體模特並置於一幅三聯畫中……種種做法都稱得上是現代性語境中拼貼或疊合時間的嘗試。而且，在這種嘗試的催動下，一種關乎「不可見的流逝」的追問已然被提上日程。記得前不久有一首名叫《時間都去哪兒了》的歌頗流行過一陣子，若淡化其中的懷舊味道，單從歌詞意象選用這角度看，其中的「新芽／白髮」和「小腳丫／滿臉皺紋」又何嘗不是以文本爲載體的另一種「拼貼」？如是「拼貼」，抽去前後兩端之間漫長過程中可能的重複和單調，不顧及兩點間的那條線，直接將兩個點描粗描圓了給你我看，因之而生的張力也更生動，更坦直。

《少年遊》海報中的楊雲濤（香港舞蹈團供圖）

張曉剛畫作《血緣：母子》（網絡圖片）

逃離閒置

勇　強

人生在線

很多年前，我在內地一家國營工廠工作。在工區的最西面，有一座十層樓高的水泥平台，每層平台上布滿了各種機器。

第一次走上水泥平台是一個春天的下午，裡面的景象觸目驚心，所有的設備全部積滿了黃色的銹跡，像楓樹皮一樣皸裂着。一陣風吹過，頭頂管道上的銹塊紛紛揚揚地飄灑下來……

所謂頹廢，所謂閒置，再也沒有這廠房給我刺激更大了。

這原先是這家工廠的一個車間，因爲在試生產過程中，出了不少事故，於是生產停了下來，所有工人被解散。據說購買這些設備的投資需要兩千萬元左右。

這兩千萬元就在風雨中腐爛着，被人漠視着。

當時，我只是一個小工人，工作輕鬆，有許多時間可以在廠區閒逛。午休的時候，同事談女人，談賭錢，而我會抓一本書，或者一疊舊報紙，偷偷來到水泥平台上，找一塊乾淨的地方坐下來，看看書，翻翻報紙，這裡非常的安靜。

閒置的廠房裡，沒有什麼人會來，管道上開始有鳥兒在築巢，它們嘰嘰喳喳地在管道間，在各種斷裂的電線、油管中穿梭飛舞和嬉戲。

有一天，車間裡要修一台電機，一個配件倉庫中沒有。工人不知怎麼想到了那些閒置的設備，說要到那裡拆一個下來。我和那位工人一起前往，來到一層一台生銹的電機前，工人對我說：「這台電機買來時需要三萬餘元，你看我把它廢了。」

他舉起割槍，藍色的火焰噴向電機的外殼，一會兒，他就把電機上的一個配件給割了下來。

這件事同樣給我很大的刺激。

我從工廠出來媒職已經整整十年了，但我經常想起工廠裡的那閒置的廠房，本來裡面的一切，都是用錢購置來的，因爲閒置，那些價值再大的設備，竟然連廢銅爛鐵也不如了。如果這些價值不菲的設備有情感，它們又將如何面對自己悲慘的命運。

現在，不少朋友與我聊天時，都會說現在的工作忙，忙得連辭職的心也有了。我就會把那閒置的廠房的故事對他們說。我說，人其實就是一個設備，只要利用起來，才會體現價值。如果閒置在那裡，它會慢慢成爲一堆廢銅爛鐵。

人生中的經歷有些是可以忘卻的，但有些時間再長，也無法磨滅。每每想起那位工人拿着割槍，對着那台三萬餘元的電機，笑嘻嘻地對我說：「看我把它廢了」這句話時，現在，我的心裡仍然會一驚。

丁玲首部文學作品集小記

王　鵬

人與事

丁玲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位傑出的女作家，她給後人留下了極爲豐富的文學作品和寶貴的精神財富。作爲女人，她富有溫婉的特質，但在她的人格意識中，又蘊含着強烈的剛毅個性。二者交融在她的人格中，貫穿於她的一生，也凝聚在她的筆下。

去年十月十二日，是丁玲誕辰一百一十周年紀念日。筆者找來丁玲生前出版的第一部文學作品集——《在黑暗中》。重讀這些近一個世紀前的文學作品，更能體會女作家丁玲對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貢獻。

丁玲（一九〇四——一九八六年）早年的經歷，爲她的文學創作積累了豐富的素材。「五四」運動爆發時，她正在桃園第二女子師範學校讀書，在時代的裹挾下，她投入了遊行、演講等學生運動。一九二一年，她來到上海，進入了由陳獨秀、李達等共產黨人創辦的，有沈雁冰、陳望道等人執教的平民女子學校。一九二二年，她到上海大學中文系學習，一年後來到北平，與胡也頻、沈從文相識。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丁玲的處女作《夢珂》在《小說月報》上發表，引起各方面的注意。此後，她又連續發表了《莎菲女士日記》、《暑假中》等十幾篇小說，塑造了一系列在新思潮影響下衝擊封建家庭的知識女性形象——她們對封建禮教深惡痛絕，厭惡黑暗的現實，強烈地要求個性解放。這些作品極富時代色彩，追求光明的力量潛藏於作品之中。

一九二八年十月，丁玲精選了《夢珂》、《莎菲女士日記》、《暑假中》、《阿毛姑娘》等四篇短篇小說，另有一篇後記《最後一頁》，集結成冊，以《在黑暗中》爲名，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這是丁玲正式出版的第一部文學作品集。丁玲解釋說：「我這本集子裡的主人公，都是在黑暗中追求着光明的女性，所以書名定爲《在黑暗中》。」

《夢珂》描寫一個離開了學校，寄住在姑母家的青年女學生夢珂。在姑母家裡，她從一個純潔、樸素的女孩子變成了一個追求物質享受、善於應酬的小姐。她喜歡上了表哥曉淞，然而卻發現表哥和另一個女人鬼混。她絕望於表哥曉淞的虛僞，又看不到出路何在，爲追求一種發泄，爲了一種「內在的衝動和需要」，於是化名爲林琅，參加了圓月劇社，沉溺在她原先十分憎惡的野雞般的生活中。小說表現了夢珂性的苦悶，這種苦悶當然是由於那個時代造成的。《莎菲女士日記》是丁玲的成名作，一經發表，便引起很大社會反響。小說以日記的形式，描寫了莎菲這樣一個患着肺病的知識女性，南北奔波，不是爲了事業、爲了讀書，而只是爲了追求「眞的愛情」。她不愛虔誠的求愛者葦弟，卻迷戀儀表堂堂的南洋小開凌吉士。當她看清了凌吉士瀟灑外表下掩蓋着的醜惡靈魂的時候，她痛苦之極。她禁不住凌吉士外表的誘惑，陷入感情泥潭而不能自拔。最後她踢開了他，但卻又絕望地發出「悄悄地活下來，悄悄地死去」的哀嘆。小說以日記的形式，運用心理描寫的手法，細膩地反映出那個時代女青年的空虛、苦悶、渺茫的心情和病態的呻吟。由於這種感傷主義情調契合了當時人們的心態，所以這篇小說在當時擁有許多讀者。《暑假中》以武陵縣的一所小學校爲背景，以嘉瑛、承淑、德珍、志清等幾個青年女教師爲主人公，描寫她們在暑假期間的生活。她們的苦悶、孤獨、無聊，相互使心鬥氣而又彼此相依，有時還有點精神變態。她們不滿意眼前的處境，但又找不到生活的出路，只好靠打牌、幻想、回憶、放債或閒在家中來消磨自己的青春。她們走不出那個時代惡性循環的怪圈，儘管有的多次想出走，有的也想繼續升學，但最後又都退縮了回來，依舊重演那極度苦悶的死水一般的生活。小說以心理描寫的手法刻畫了這幾個女性「幾乎無事的悲哀」，令人驚服。《阿毛姑娘》中的阿毛本是一個不諳世事的農家少女，嫁給陸小二後，心理上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從對物質世界的好奇，到羨慕城市富貴、高雅、享樂的生活。而樸實憨直的陸小二又無法滿足她變化且日益膨脹的欲求。在生與死、富貴與貧窮、高雅與低賤、城市與鄉村的選擇之中，她明白自己只能是屬於後者，最後她吃下火柴桿尋短見而亡。正像她自己所說：「不爲什麼，就是懶得活，覺得早死了也好」。小說寫得很有詩意，有一種悲劇的美。

《在黑暗中》雖然是丁玲的第一個短篇小說集，但它展露了作者嫻熟高超的創作技巧。尤其是這四篇小說的心理描寫，在當時受到普遍好評。作品的主人公大都是青年女性，她們或者最後過上了空虛的明星生活，或者繼續過那種無聊死悶的生活；或者尋短見而死，或者準備悄悄死去，無論如何都難逃悲觀絕望的結局。她們都曾奮鬥過、掙扎過，然而都失敗了，最後不得不灰心、喪志、頹敗、滅亡……。文學是時代的鏡子，小說揭示的是那個病態黑暗的時代對女性的摧殘，展現出作家的社會良知。

《在黑暗中》出版後，立即受到讀者的青睞，到一九三四年六月連續再版過六次，累計發行十萬餘冊。這個發行數，在當時是很可觀的。由此也可以看出，丁玲對當時社會的揭示、鞭撻，是引起共鳴的。

據不完全統計，丁玲在民國時期出版過的短篇小說集還有：一九二九年由上海光華書局出版的《自殺日記》、一九三〇年由上海中華書局出版的《一個女人》、一九三一年由上海新月書店出版的《一個人的誕生》（與胡也頻合著）、一九三一年上海湖風書店出版的《水》、一九三二年上海良友圖書公司出版的《夜會》、一九三六年上海良友圖書公司出版的《意外集》、一九三九年上海青年文化社出版的《一天》、一九四四年桂林遠方書店出版的《我在霞村的時候》等等。

丁玲一生創作的文學作品很多，就連二〇〇一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十二卷本《丁玲全集》也未全部收齊。作爲一位傑出的女作家，她的作品豐富了我國現當代文學史，特別是她的早期作品，更具深刻的文學價值。